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八十五 史部

史記卷一百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索隱案地理志

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

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集解駰案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請才性反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集解駰案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集解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

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賔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賔客辯士說之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閒音閑處音昌女反）而不朝相提

而論集解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集解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奭奭即螫也正義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毋類矣索隱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集解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集解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索隱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憺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

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令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案謂晚年也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集解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集解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賔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集解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賔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説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令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

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説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宫集解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集解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小顔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疏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持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集解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顔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顔此說並是

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之腹心親戚也

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

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集解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泰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集解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集解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

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頴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頴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頴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頴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集解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吴軍至吴將麾下正義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

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集解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

諾索隱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汩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棄漢書本作

拼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集解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集解駰案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案服謂期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集解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説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蚡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集解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

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集解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

家在頴川横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賔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集解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集解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

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集解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集解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集解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衆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集解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餘地索隱案小顏云言令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令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

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賔客請莫能解集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集解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集解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集解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謫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集解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辟普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睥睨謂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集解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

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案包愷披音疋彼反正義鋪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

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集解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説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案晋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歳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集解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顔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歳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

家正義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耶索隱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

門齘舌自殺索隱案說文云齘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正義讐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集解如淳曰大

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説非也正義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集解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索隱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集解張晏曰蚡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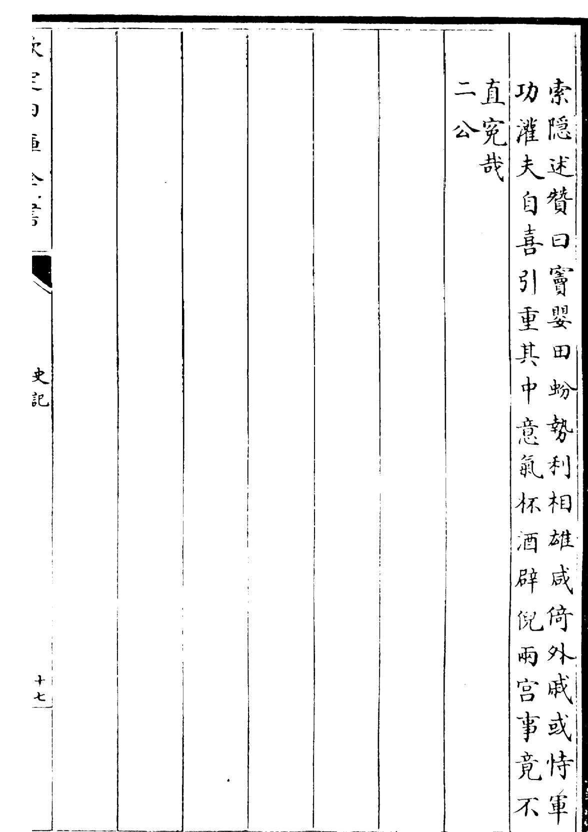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集解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盡至也索隱著日月者見春盡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咸陽故其春武安侯病正義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令不改專呼服謝罪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集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

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集解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襜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集解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案武帝以魏其

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来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俔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史記卷一百七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

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臣照按諸

郎即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

諸曹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税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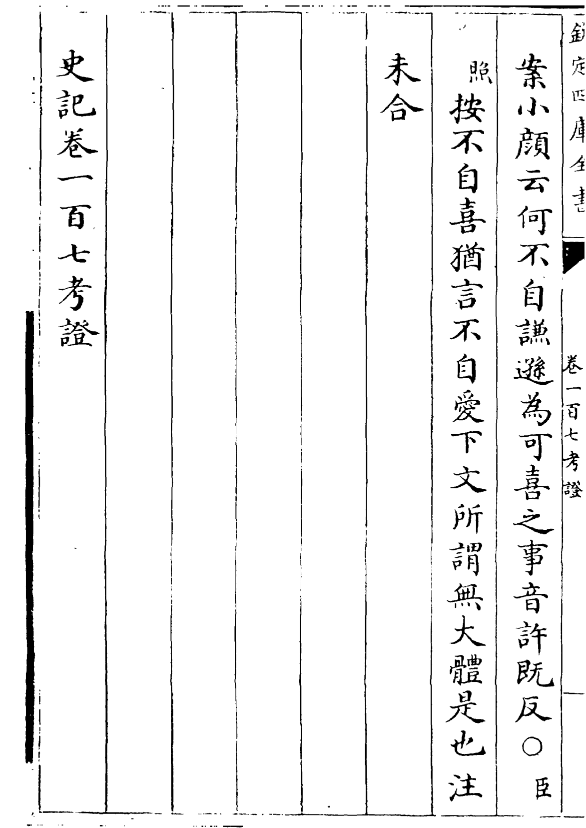
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埶特甚○臣照按生貴甚言蚡生而為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䛐○臣照按面䛐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䛐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顔面非口諛也

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賔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與長孺共一老禿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



索隱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臣照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史記卷一百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在汝潁之間索隱漢書地理

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地理志云成安屬頴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將音醤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集解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案即館陶公主正義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

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集解徐廣曰侘一作衒也駟案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漢書作㛈音火亞反衒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

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索隱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劔取天下者朕也

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集解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

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邉吏習知

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懐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集解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

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集解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集解徐廣曰在鴈門索隱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爲驍騎將軍集解駰案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

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

集解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

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嵗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集解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集解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蘢城集解駰案蘢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

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産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集解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賛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訪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臣照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孚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為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賛語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八十七 史部

史記卷一百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觧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案小顔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集解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小顔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

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集解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從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集解駰案昆音魂索隱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集解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集解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鶚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

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便音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集解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刁音貂案荀

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鋗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案許慎注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亷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集解徐廣

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集解駰案孫灌嬰之孫名强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

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集解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集解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集解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集解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集解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秦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

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

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箽反小顔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謂不在人後也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

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集解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集解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集解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從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絶幕正義絶度也南歸度沙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

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

索隱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

索隱壖音人絹反又音乃椵反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

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小顔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劉氏音尚大顔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集解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

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集解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集解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正義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

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

下者皆用為恥焉

大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猨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

將天下無雙

史記卷一百九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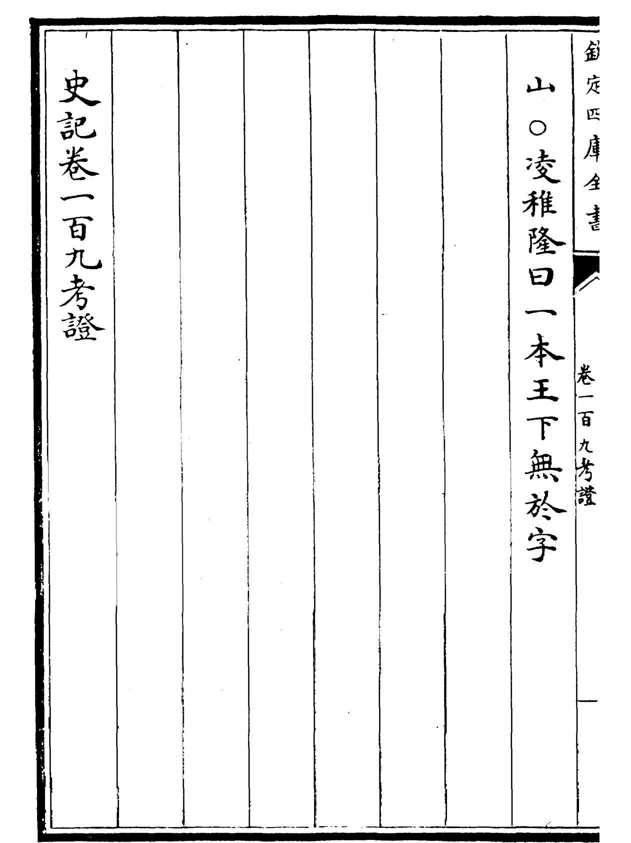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

山○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史記卷一百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六第八頁後六行走音奏刊本奏訛後據蒙恬傳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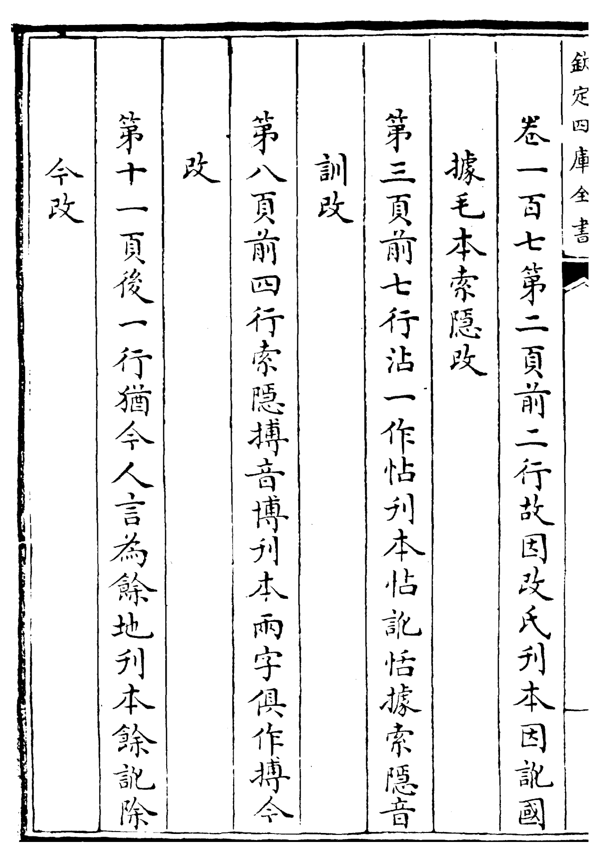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五行人戶三千刊本戶訛邑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顧屏左右刊本屏訛并今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刊本城陽下複衍志云城陽四字今刪

第十五頁後二行令入于江刊本于訛平今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且以誅錯刊本誅訛銖今改



卷一百七第二頁前二行故因改氏刊本因訛國據毛本索隱改

第三頁前七行沾一作怗刊本怗訛恬據索隱音訓改

第八頁前四行索隱摶音慱刊本兩字俱作摶今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猶令人言為餘地刊本餘訛除今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衣蔽前謂之襜刊本衣訛今據

爾雅改

卷一百八第一頁後一行地理志云成安屬潁川

郡刊本地理志訛作括地志據漢書改

第八頁後二行即漢右北平也刊本右訛古今改

第九頁前四行索隱述賛生虜失訪刊本訪訛防

據毛本索隱改

卷一百九第四頁前一行索隱鋗即鈴也此䈥蘇

林形如鋗句刋本鋗訛鐎據毛本索隱改

第四頁前四行案許慎注淮南云刋本脱注字據

毛本索隱增

第六頁後三行集解本秦法得首若干封侯刋本

秦訛義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
謄録監生臣徐麟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 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

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别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葷粥集解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

畜則槖駞索隱韋昭曰背肉似槖故云槖包愷音託佗正義畜許六反騾驘索隱按古今注云驢特馬牝生贏正義驘音力戈反駃騠集解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說文云駃騠馬父驘子也廣志音決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騊駼集解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内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騊駼也驒騱集解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索隱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驎驒又如驒魚鄒誕生本騱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為食索隱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彎音

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集解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音蟬埤蒼云鋋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𥎊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集解駰案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索隱攣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集解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周本

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集解徐廣曰公劉九世孫　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弁明弁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别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桒水經云出上郡彫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索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集解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

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今岐州髙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為諸侯也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别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索隱蘇林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

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集解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集解騆案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集解騆案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

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圁洛之間集解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閒索隱三蒼圁作圜地理志云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圜當為圁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圁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案左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正義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圁洛之間

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括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緜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緄音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貆之戎集解徐廣曰在天水貆音丸索隱地理志天水有綿諸道貆道應劭以貆戎邑音桓正義括地志云貆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貆戎邑漢貆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為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大荔集解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

大荔王城

荔力計反

烏氏集解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集解徐廣曰在北地朐音項于反索隱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集解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正義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索隱地理志樓煩縣名屬鴈門應劭云故樓煩胡地也正義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以父之名字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

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集解駰案音鈎山名在雁門索隱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案貉即濊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集解駰案

昭王母也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沿溪亘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集解駰案音傍白浪反陰山索隱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集解徐廣曰在朔方正義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集解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索隱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正義按上谷郡今嬀州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貴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集解駰案

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馬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集解駰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義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當是之時東胡彊

而月氏盛正義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按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曰頭曼集解韋昭曰曼音瞞索隱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

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採將用為顔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親紅藍後當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集解䭾案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 索隱韋昭曰矢鏑飛則鳴應劭云髐箭也

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冐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冐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冐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冐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冐頓自立為單于冐頓既立集解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冐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冐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冐頓問

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集解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按境上斥堠之室為甌脫也東

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

那膚施集解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也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集解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集解駰案骨都異姓大臣索隱

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集解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正義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集解駰案須卜氏主獄訟正義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上谷郡今嬀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嬀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

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氐羌索隱案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畧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𥿄文云氐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彦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

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集解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索隱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趍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襤聲相近或以林為襤也正義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正義

許六反計其法扱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檛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正義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集解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

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索隱魏畧云丁零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鬲昆薪犂之國正義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

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集解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索隱駹音武江反案青駹青色馬也正義鄭元云駹不純也說文云駹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說文

云驪黒色南方盡騂馬索隱詩傳曰赤黄曰騂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黄趙利期而黄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索隱傅音附鄉音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黄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

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

灌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集解徐廣曰音支索隱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集解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烏孫呼揭集解駰案音桀索隱又音丘列反正義揭音犁又其列反二國皆在瓜州

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集解駰案雩音火胡反索隱係胡計反雩漢書作虖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

也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澤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

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集解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集解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麤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集解駰案漢書音義

日要中大帶黄金胥紕一集解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黄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正義綈音啼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集解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正義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傅

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集解韋昭曰言漢物什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集解駰案湩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隠字林云湩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莬人所具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畜許六反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

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

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

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

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

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説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寛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

立宗種令中國雖詳不取索隱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其父兄之妻

親屬益踈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

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

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

顧無多辭令喋喋集解駰案音諜利口也而佔佔集解駰案昌占反衣裳貌冠

固何當集解駰案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鄧展曰佔囁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顔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輙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集解韋昭曰苦麄也音若靡盬之盬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集解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集解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缾侯白丁反索隱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集解徐廣曰在安定正義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嬀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

燒回中宮索隱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索隱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始皇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案表盧作甯侯旅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

擊胡集解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

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説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集解徐廣曰闟音翕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

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

言章尼等索隱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集解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

詭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集解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蘭集解駰案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

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索隱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集解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

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集解駰案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索隱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絶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

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

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索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正義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

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髙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

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集解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分行正義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正義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集解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日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徼音古堯反無近塞正義無近塞居止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其慜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

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韋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葢誤恐不然案得浮圖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

代郡鴈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

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集解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駰案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正義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疋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顔山趙信城而還集解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

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集解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集解徐廣曰在金城索隱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案釋名云漢以来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

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

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集解韋昭曰主使来客官也正義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甲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巳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北海即上海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

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正義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今肅州以鬲絶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

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為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為塞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胘靁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

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幾音古紀反言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集解駰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

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集解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集解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

酒泉燉煌郡正義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羮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来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正義音于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

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

没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集解騆棠音鈎又音吁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顧肩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廬朐集解音衢服虔云廬朐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正義地理志云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

城又西北得宿虜城按即築城郭列亭至廬朐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傍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

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索隱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集解駰案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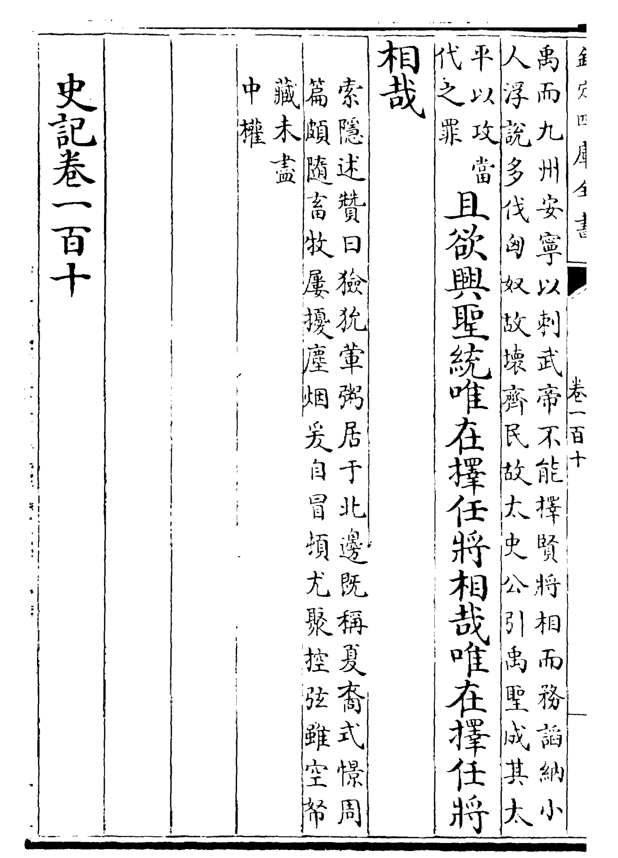
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在伊川）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集解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

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集解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累力為反重文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集解徐廣曰案

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悮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集解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集解徐廣曰徼音皎索隱徼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諂納其說索隱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索隱詩云彼已之子彼己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己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



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

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烟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史記卷一百十

史記卷一百十考證

匈奴列傳○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困學紀聞曰王氏逑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

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臣照按索隱引續漢書葢有訛脫字今據後漢烏桓傳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隨水草放收居無常處又曰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

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若璩曰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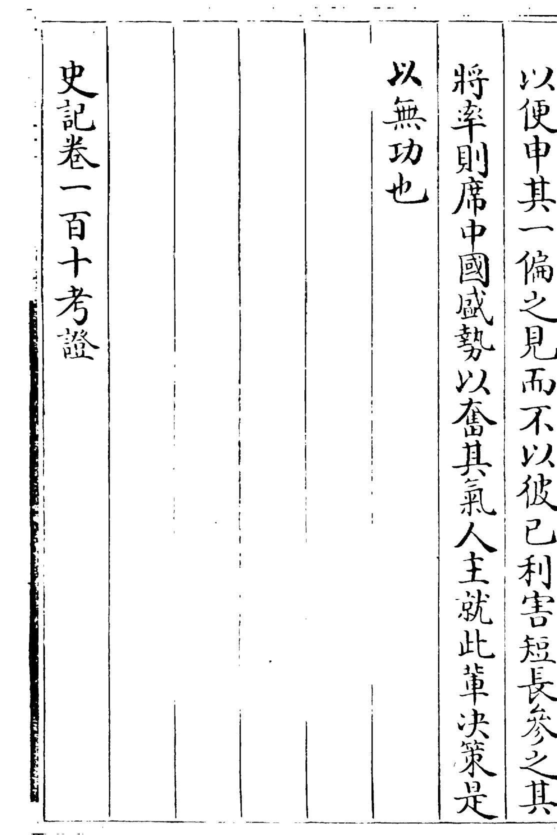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

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臣照按老固稱翁但索隱於韓安國傳既云聶姓翁壹名何於此復有異說也

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徐孚遠曰如淳之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為友無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臣照按此下疑有闕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臣照按索隱讀作以便偏指不參句彼已將率句席中國廣大句氣奮人主句因以決策句誤也應作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句人主因以決策句蓋謂言匈奴者務諂納其說



以便申其一偏之見而不以彼已利害短長參之其將率則席中國盛勢以奮其氣人主就此革決策是以無功也

史記卷一百十考證